

#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二十七回 論本領刀削佞性漢 發誓願結拜假意人

且說毛保把劍拿來，怎麼會把展老爺的劍拿來？皆因展爺被捉，鍾寨主就把寶劍掛於後面五雲軒內，單有兩個小童看守，憑他是誰，不准拿將出來。今有毛保把刀一削，想起展爺的寶劍來了，去到五雲軒把寶劍摘將下來，將劍出匣，劍匣拋棄於地，轉身就跪。小童就追，見毛保竟躡入裡邊去了，進來就要與北俠動手。寶劍教寨主要將過去，叫智爺觀看，智爺這才罵了他一句——明知是展爺的，硬說是他們祖宗的。北俠暗笑：「黑狐狸多損，這就叫罵人不帶髒字。」鍾雄一聽智爺說是他祖宗的劍，臉上發赤，說：「不是，此劍乃朋友所贈。」智爺連忙告罪說：「我可太愣。」寨主說：「無礙，不知者不作罪。」智爺說：「該打！該打。按此劍可稱無價之寶。論出處乃戰國時歐冶子所鑄，共是五口劍：大形三，小形二。頭口是湛盧，純鉤、盤郢，共是三口；小形二，是巨闕、魚腸兩口。前後五口。此劍乃巨闕劍，價值連城，世間罕有，也是切金、斷玉、吹毛髮。論當初，鑄劍以天地之氣，用五山之精，方能成此寶物。送與寨主爺寶劍的這個朋友，交情可謂不小。愚下糊批了幾句，可也不定是與不是，寨主千萬別嗤笑於我。」鍾雄說：「是說的一點不差。」說畢，將劍交與毛保，說道：「賢弟，不必再較量了。」

毛保不服，總要找一找臉，復又過來與北俠交手。

歐陽爺為難：「寶刀遇寶劍，二寶一碰，總有一傷。傷了自己的刀犯不上，傷了展大弟的劍，日後如何對的起兄弟哪？」北俠拿了一個主意，與毛保動手，刀不見劍，萬不能傷損一物。二人動手，猶大人逗小孩子玩耍的一樣。毛保使劍本不行，又對上了北俠一戲耍他，工夫不大，毛保眼花了，不是好幾個北俠，就是一個沒有。緣故北俠抱著自己的刀，或前或後，把自己陸地飛騰之術施展出來。那毛保一看，左邊一個，右邊又是一個，前後好幾個。其實北俠一人。講身法，如刮風的一般那樣快法。毛保眼睛一花，怎麼會不像看著是好幾個人的一般？不然北俠老在他的身後隨東就西，身形亂轉，總不教他看見自己的身子。工夫不大，毛保通身是汗。他打算的好，拿寶劍砍刀，劍要壞了，他不心疼；刀要壞了，他算贏了。焉知曉老看不見人，一點方法沒有。不然就是好幾個，砍那個那個空了。就是這樣，急也要把他急壞了。鍾雄笑道，說：「毛賢弟，我把你好有一比，比作個伏魚入海。歐陽兄，不必戲耍我毛賢弟了，還招罷。」北俠聽了寨主的言語，心中暗道：「有你話，我可就給他留一個記號了。」把刀往上一遞，冷颼颼正在毛保的脖子之上。毛保一歪腦袋，「哎喲」了一聲，把眼睛一閉，牙關一咬，覺著冰涼挺硬，貼著左邊的臉，一蹭兒鮮血直躡。「啞啞」把劍一丟，撒腿就跑。拿手一摸，短了一個耳朵。原來刀雖臨於脖頸，不肯殺他，把手往上一翻，連點臉子帶耳朵，「唸」一聲，血淋淋的一個耳朵就墜在了地上。

毛保一跑，北俠仍在大寨主跟前請罪。寨主說：「兄台何罪之有？這還是閣下手下留情，不然他豈不早死多時了？」叫人將劍拾起，然後歸座。北俠也就將刀帶起，從新另換杯盤。有嘍兵撿起了耳朵，追毛保去，叫他趁著熱血黏上。看劍的小童兒進來，訴說毛保搶劍之事。寨主並不往下追問，將劍交與小童兒，仍收在五雲軒之內。

三位暢飲，酒至半酣，鍾雄說：「二位，我有一言，在二位跟前不知當講不當講？」

智爺說：「寨主爺有話請說。」鍾雄說：「我意欲要與二位結為生死的弟兄，不知二位可肯否？」智爺說：「我二人區區之輩，焉敢與寨主結為生死弟兄？」鍾雄說：「若要棄嫌我是個山賊，二位身價甚重，就不必了。」智爺說：「我們是不敢高攀，要論我們是求之不得。只是一件，咱們既要結義為友，要學一學古人喝血酒、發洪誓大願，方覺妥當。」鍾雄一聽，更覺著願意了。智爺說：「序齒齒，誰大誰小。論歲數，也就是你們二位，論我小多著呢！」鍾雄說：「我今年四□歲。」智爺說：「我歐陽哥哥也是四□歲，這單看生日是誰大了。我歐陽哥是臘月二□五的日子。」北俠暗說：「你怎麼混給我改起生日歲數來了。」你道智爺是為什麼緣故？總為的是比鍾雄小才好辦事。鍾雄說：「還是歐陽兄弟哪！我是冬至月□五的生日。」險些智爺說臘月二□五這個日子，再往前說幾天，還比鍾雄大了哪！智爺說：「我是三□二歲，三月三的生日。咱們沐浴沐浴，才好燒香。」鍾雄叫嘍兵帶著上沐浴房。

嘍兵帶定北俠、智爺上沐浴房中，嘍兵遠遠的等著。北俠見無人，說：「賢弟，你的言多語失，怎麼拜把子？你還出主意教喝血酒，起誓。咱們本是假事，若起誓，我可怕應誓。」智爺說道：「我問你不是沒成家麼？」北俠說：「不但沒成家，日後我還出家哪！」智爺說：「你也沒兒子？」北俠說：「我沒成家，那裡的兒子？」智爺說：「艾虎是你的義子，又不姓你這個歐陽的姓兒。少時要起誓的時候，就說：『我要有三心二意，教我斷子絕孫。』你瞧這個誓起的大不大？你橫是應不了。」北俠大笑：「你怎麼想來著，我這個好辦，你哪？」智爺說：「我呀，若是起誓時候，什麼誓重，我就起什麼誓，什麼天打呀，雷劈呀，五雷呀，轟頂哪。」北俠說：「要應了誓，那可怎麼好？」智爺說：「不怕，我嘴裡起誓，腳底下畫『不』字。起誓的時節，是『不』字當頭，是不叫天打雷劈，不叫五雷轟。」北俠說：「你可別寫慢了。」智爺說：「不能，我寫慢了，那還了得麼！」北俠這才放心。沐浴完了，穿上衣服，叫嘍兵帶路，直奔承運殿而來。

行至承運殿外，早把香案預備妥協。水旱二□四寨各寨主，俱在殿外伺候。派了四個扶香的一一亞都鬼聞華，神刀手黃壽，八臂勇哪吒王京，金槍將於義。鍾雄沐浴，先從後面出來。智爺說：「寨主哥哥，你就燒香罷，不必謙讓了。」鍾雄點頭。亞都鬼將香點上，交與鍾雄。鍾雄往上一舉，聞華接將過去，插於香門之內。鍾雄雙膝跪倒，叩頭已畢，說：「過往神祇在上，弟子鍾雄與北俠、智化結義為友，有官同作，有馬同乘，禍福共之，始終如一，義同生死。若有三心二意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」說畢，站起身來。

香案上有一碗酒，將自己左手中指刺破，將血滴於酒內。有神刀手黃壽將香點著，遞與北俠。北俠接將過來，往上一舉，仍有黃壽接將過去，插在香門之內。北俠跪倒，叩頭已畢，說：「過往神祇在上，弟子歐陽春與鍾雄、智化結義為友，有官同作，有馬同乘，不能同生，情願同死。倘有三心二意，叫我斷子絕孫。」鍾雄說：「哎！太言重了！」

北俠暗笑：「一點不重。」也是刺破中指，血滴酒內。該智爺了。於義點香，與前皆是一樣，惟獨他跪的那裡話可就多了，說：「過往神祇在上，弟子智化與鍾雄、歐陽春結義為友，有官同作，有馬同乘，義同生死。如有三心二意，天打雷劈，五雷轟頂，不得善終，必喪在亂刀之下，死後入□八層地獄，上刀山，下油鍋，難搗磨研。」嘴裡起誓，腳底下不、不、不、不、不、不、不，就畫開「不」字了。

那宋時年間起誓應誓，不像如今大清國起誓，當白玩的一般，古來一個牙疼咒兒，還要應誓。緣故那時有監察神專管人間起誓，那裡若有起誓的，監察神就在雲端裡看見，有慧眼遙觀，就知道這個人日後改變心腸不改。不改，也就不記了；若要改變，就將這人記上，到時好叫他應誓。正是君山燒香，監察神全在雲端站定，頭一個心腸不改，不用記了；第二個也不用記了，他應誓不應誓皆是一樣；第三個不實著，與他記上，拿筆寫了許多，那個神仙說不用寫了，你是淨聽見他的嘴，沒看見他的腳，不教天打，不教雷劈，不教五雷轟頂，不教這個那個的。神仙一有氣，把筆一丟，從此再不管了。不然怎麼以後起誓不靈了哪？大家結拜後不知怎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